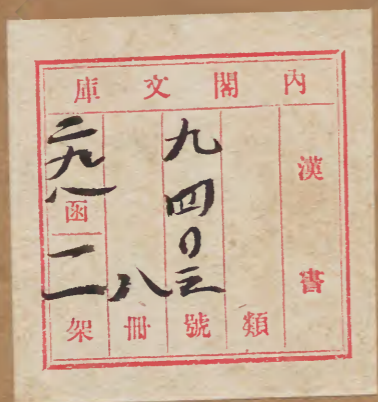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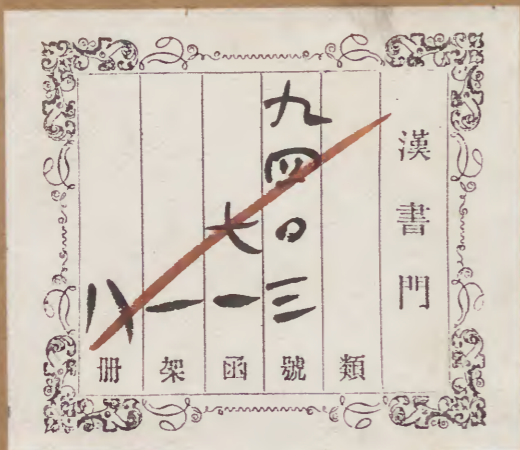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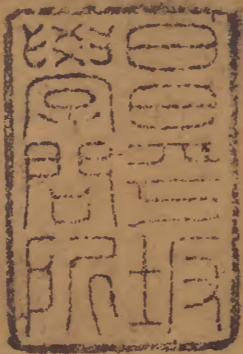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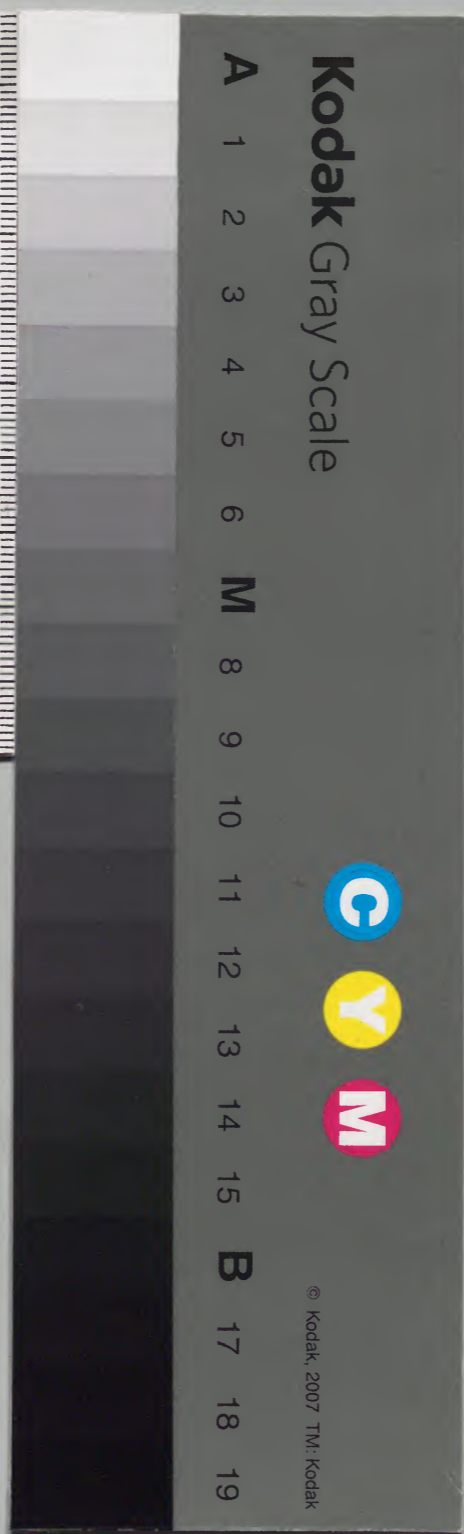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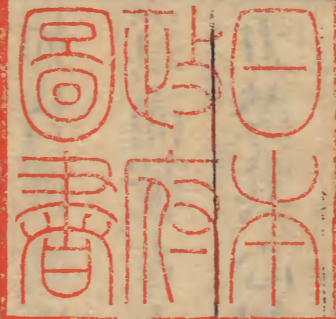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403 |
| 冊數 | 8 (3) |
| 函號 | 298.198 |

三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三

淺草文庫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同里

楊湄文在甫

閱正

吳維佐咨亮甫

致知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
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
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
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
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
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
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
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

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
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
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愚按
程子讀書次序既以類分則橫渠易說以下亦當
以類相從便於觀覽至於星溪補編朱子入十八
條總續於橫渠後今亦分類編次而薛胡羅高四
先生論經書者亦採附於
後俾讀者一覽瞭然云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
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
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
不貴也

道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合此則是
不合此則非以此好惡以此用舍以此刑賞俱不
差錯若以意揣度而中偶然耳終有誤也
故儒者以格物為先物格則通乎道矣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
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
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
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方也
從師所以明道解惑也若於師言不合則不復思
此道何由明惑何由解乎善思則理明而惑解矣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
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

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
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本註云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悉之矣考
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故以
完養涵泳進之涵泳
深厚則明睿自生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
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
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道正所以養心氣安得有心疾善養者心安而
氣順若夫心氣勞耗者不善養之過耳蓋思義理
則充裕思物欲則
勞耗而至於虛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葉氏曰講學則理明而怪
妖異說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

學而不思則罔學原於思則明睿生而物理
可格此先立其大者作聖之功莫切於此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
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則所見者大而所得者深然亦只就聖人之言上玩味不徒講論而已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

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程子云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異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真知者意味自然迥別真知善之當為便泰然行將去意方快足也何待勉強乎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

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者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

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

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羅整菴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間吳敬菴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合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葉平巖曰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知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識高則力勇真知事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矣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

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習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葉平巖曰按上段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爾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然則學者只耐煩耐辛苦隨事精察即物窮理至於物格則一以貫之矣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

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葉平巖曰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故通書曰思者聖功之本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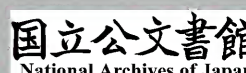
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愚按朱子以近思二字名其書正教人不可遠去泛思當以類而推則理易明也

學者先要會疑 不知疑者只是未嘗實用功

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

都無可疑方始是學愚按疑思問會疑則必審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而理始明矣

橫渠先生答范弼之曰所訪物怪神茲此非難 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葦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異端邪說每以物怪神姦惑之而愚夫愚婦信之即學者未至於知性知天亦往往為異端所劫惟君子立身光明正大而又學達性天則吾道如日中天異端自不敢以邪妄之說進况聖人不語神怪乎但學者不能不為疑撓果能窮理以致其知則此疑亦渙然冰釋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葉平巖曰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者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未領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葉氏曰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人之窮理疑難不得明白如歷重險然積習既久自有貫通處則心亨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

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此言劉記與朋友講習之大有進益也人執舊見在胸中不化則難與辨論必濯去舊見則舍已從義而新意生有所得則隨手記錄以時觀省又得朋友之助會聚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義理開發一番其進益將無涯也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此教人不得於言當求於心也凡致思到說不得處此不得於言而心塞也審思明辨則心開而得其理矣告子不得於言則已此其所以冥然罔覺不知性不知義也

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今以朱子之論致知者編次於此而採薛胡羅高論致知者附焉

晦菴先生曰儒者之學大約以窮理為先

窮理以虚心靜慮為本人入德處全在格物致知

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

務切已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天地間只有一箇理更有何事故儒者之學必以窮理為先然不虚心靜慮以窮之則亦不能深知其理之所以然也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而不切已則徒做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謬殆有甚焉故窮理貴有切已工夫也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窮究事物之理即所以致吾之知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此格致所以為一事在物為理知此理即心也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若知得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仁義禮智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窮理先從性情上窮究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原頭工夫根本學問

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

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窮究此一事之理至於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積累之多不患道理不貫通也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曾識得

涵養箇甚

如血戰相似言捨死命窮究一番方識得道理透徹有物可以涵養故孟子存心養性在知性知天之後也

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是紛亂時

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他自紛亂我若有一
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此探蹟索隱貴乎我有一定之見也若無定見洞徹於心中則為蹟隱紛亂矣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
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
亟反之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則不為事物所亂深察此病而亟反之莫如主敬主靜以存其心也

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
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

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人能窮理以致其知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安得備有思慮不一胷次凝滯之患乎

心熟後自然見理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是心麤

何以能使心熟戰戰兢兢不敢有纖毫放肆戒謹恐懼不敢有纖毫怠惰則心熟矣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
處 大學不曰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實處窮究

大學教人即物以窮理惟恐人為空虛無用之學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故大學不曰窮理只曰格物物猶事也要人窮究事物之理此明明德第一步工夫故人之為學必從格物起

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

詩曰有物有則則者理也理是形而上之道也物是形而下之器也道器元不相離格物要人就形而下處窮究出形而上之理也

器遠問致知格物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道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決定著恁地做更無第二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都不做得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甚

麼樣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

凡有一物一事必有箇極至之理此所謂至善即第一義也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即所謂止於至善也故大學起頭要人知止若知得到即知至矣知至即知止矣然非千窮萬堯亦不能信得道理止於此也

見得義當為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

儒者第一義要分別得義利二字界限清楚透徹則見義必為見利決不可做矣此格致實功也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

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一分不通透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故窮究事物之理必要窮至十分盡頭處也

或問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

摯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

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已為人之分不可不察也

格物致知研窮義理盡心知性之學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玩物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故朱子

以為為已為人之分正在於此不可不察

薛敬軒先生日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

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

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

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格

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如且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

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

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

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慈孝仁敬智信

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各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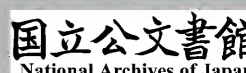
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

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

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

下之物衆矣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
 量力循序以格之不疎以畧不急以窮澄心精意
 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
 日不格之潛體積玩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
 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
 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
 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
 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者可得而識矣子思姑舉鳶魚二物示人以道體
 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
 子川流之歎亦舉一端以示人左之左之右之右
 之無非此理識得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知理之
 大則知萬物之小形而上者無窮也鳥獸皆知
 寒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
 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
 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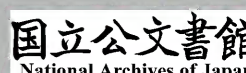
異正謂此耳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
 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
 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胡敬齋先生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
 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
 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
 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一本而萬殊萬殊而
 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
 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
 端者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
 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致知在格物從事物
 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
 學則殆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無
 私意處便貫通若貫通便流行無間此則仁也存
 養工夫只在吾身上窮理即不分內外皆當格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
 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
 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道理不用安排



只要審察得是 當然處即是天理 窮理須得
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
麤疎草畧縱敏者亦畧見彷彿而已 學者先當
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
不快活

羅整菴先生曰盈天地之間惟萬物人固萬物中
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
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
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一人心虛靈之
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
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
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
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
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譬如千蹊萬徑皆
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
為人之意尤為深切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
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常一日實用其工徒自誣耳

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
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則凡
備於我者不可得而盡通乎又如中庸言大哉聖
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三百三千莫
非人事聖人之道固於是乎在矣至於發育萬物
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其大
又若何而行之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
內外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當
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萬物者果性外之
物也耶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
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
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
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
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
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
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
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



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
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
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
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
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
至理也必灼然有見於一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
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
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
高景逸先生曰朱子言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
者然須知知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
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今人只在精靈知覺上
求非聖學血脈也龜山先生云致知格物蓋言
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
以亂吾之知思期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
的傳 物理實則知亦實從義理一脈去故曰擇
善固執而好善惡惡之意誠知體虛則物亦虛從
靈覺一脈去故曰無善無惡而好善惡惡之誠替
矣 格致無別說只是分別得天理人欲界限清

楚透徹正閑邪之要也其入手處程先生每喜人
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莫溺章句莫耽寂靜靜
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樸實頭下
數年之功不然浮浮沉沉決不濟事 象山陽明
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
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大理之精微矣知豈
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髮之差在此 聖人之
學所以與佛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學
每人於禪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致知而不在格
物者自以為為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於是從心
踰矩生心害政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 朱
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窮究到極處即本之所
在也即至善之所在也 大學所重在知本若不
知修身為本格盡天下之物也沒相干 孟子句
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
是物格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格致者皆推究其極之謂推究到極處即太極無
極所謂至善也 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

靈之用多為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
 格物者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也故致
 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 書云學于古訓易
 曰多識前言往行夫子亦云博學於文都是多識
 之事奚至此以多學而識之為非蓋夫子之學非
 不出於多識而多識於一貫者也一貫二字自夫
 子發願學夫子自此學之如何為一貫吾人一念
 反觀真實無妄之處即一貫也須深體之得此儘
 多學儘多識
 皆是一貫

以上俱論致知之方以後論讀書之法孫北海
 曰夫致知固不盡在讀書而其要莫過於讀書
 故宋之大儒皆自遺經得接不墜之統如陸子
 靜曰六經註我開後人心學之弊自茲語始也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
 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 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

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某氏曰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矩得於
 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愚謂書要自家
 讀道理要自家窮索師友只做得箇指示引路底
 人立定規矩與人做其他工夫皆要自家發憤靠
 不得師友故曰
 歸而求之可也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
 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
 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
 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

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
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葉氏曰聖人之道遠近精麤無所不備故聖人之
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
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
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
得而竭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此條本
意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與語近而不
遺乎遠者意
自不同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
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

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
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
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葉氏曰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
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
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語
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

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
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陳忠

蕭公權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

此言窮經當周遍精密不可僮侷求約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片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又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愚按程

子之意要人反之於身實自見得道之體如此不可以一箇無窮便云了此義也故朱子又曰須見所以無窮始得愈見讀書要切已體察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太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此教人讀書之要法也學者讀書要句句反到白
已身上來看依那書上做得出則我與書方相交
涉意味漸漸浹洽一面思索義理一面躬行實踐
這纔是讀書如誦詩三百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
讀周南召南後便不面墻讀論語後便起凡入聖
又是一箇人方是真讀書者若徒讀而不能行則
雖讀盡十三經廿一史疲倦精神依然是箇
俗儒竟與不曾讀一般其工夫甚可惜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
為乃有益

葉氏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
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
知之
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

緊要處謂大頭腦卽綱領也如心性理氣之分合
最緊要者苟有不同則學術從此差矣此毫釐千
里之謬斷不
可不同者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
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
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
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此言讀書貴知其約也讀書不知其約雖讀盡天
下之書無益也聖賢道理只在身心身心之外無
第二物反求之外無第二事何其約也凡書皆
有一箇要約處知其約而守之方為實得耳

橫渠先生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
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
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多讀書則義理考校得精亦是養心之一助故手
不釋卷則心亦常存不走作但必以明理為主若
不知窮理專學文藝雖
終日讀書心愈放也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
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
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
有疑方是進矣

此言書貴熟讀也朱子曰橫渠教人讀書必要成
誦真道學第一義須是如此方有着力處也又曰
近與學者講論不覺橫渠成誦之說是為提徑又
曰橫渠云今人不及古人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
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不曉得合此觀之則
知書只要熟讀別無方法熟讀則成誦矣熟讀而
又精思何患
學之不進哉

晦菴先生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
所益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

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其受病之源一而已

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讀書須開豁芻次令磊落明快才責效便有憂愁意思須是胸中寬閒始得

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的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

虛語也

一切掃去則心虛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再舉起一看則無不得其理者矣然非真實體驗亦不知此法之妙也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

如此看文字方是用全副精神在文字上此所以必得作者之意也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

見得真味愈不忍舍矣然非熟讀精思虚心涵泳不能到此

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意思放

慢便不相接矣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虚心涵泳切已體察則不敢先立論矣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

聰明底人多師心自用執已自是不虚心體認聖賢之言反以聖賢之言來奏已意所以難讀書難與他講論道理必如朱子所言埋頭讀書不先立論只虚心遜志體察聖賢立言本意方有得力處也先有一副當聖賢意思橫在心中如何讀得書故曾子竟以魯得之而顏子亦必如愚始足以發也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

若執著一見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
執著一見最害事若肯虛
心涵泳則便不執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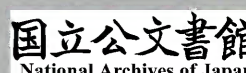
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
令其意味浹洽當自見功耳

少讀深思則不至於遺忘矣此即醫
遺忘之藥也久服無有不見效者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
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
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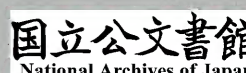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
遂一覽無遺

人能至敬而不間斷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故靜
生以收放心讀書遂一覽無遺至敬之功大矣
以上朱子教人讀書之法共二十一條其要法只
在熟讀朱子謂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
寫在紙上底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
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
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
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
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
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



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軌輓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淡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予止者也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

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着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胡敬齋曰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讀書須着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奏得來久則盡奏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聽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程子說孔子言仁只說出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又曰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以此事天饗帝不是程子實做過來如何會
如此道今須以程子為法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
已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
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為學之大
法也

羅整菴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
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
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來諸儒
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
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
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
要看了以為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
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做應舉
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為矣一言而貽
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高景逸曰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已身上來
看如看大學便思如何為明德在自已身上體認

明德如何模樣如何為新民如何為至善若見未
真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想又如日用之間入則
孝如何盡孝道出則悌如何盡悌道言忠信如何
是忠信行篤敬如何是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
得一兩句便漸漸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淡洽一
面思索體認一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 古人
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現成
跡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
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
之廉慢者以之莊伎者以之公情者以之勵正如
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學流
弊看差丁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
是狗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探經史布
衣只道聽塗說空疎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本於
經術實修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讀書如喫飲
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中最難
得入道

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總論經書又分論讀書之法

橫渠先生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此言讀六經之法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義理無窮盡也待自家知識日增則所見益高所謂長一格又見得別也李氏曰橫渠此言非身親歷之胡能語之如此耶今之窮經者當以此為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晦菴先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此言讀四書之法高彙旃曰明道云體貼天理吾求體貼四書而已伊川云心通乎道吾求通乎四書而已用之貫串六經則四書其針也川之綜理諸子百家則四書其丈尺權衡也用之參考通鑑綱目則四書其大用左驗也夫固終身用之而不盡萬古用之而不差者也豈可不熟讀而精思乎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經矣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矣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道猶人書猶寫真耳道學以五經四書為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人道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揅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四書六經皆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

皆成糟粕自孔孟以後道莫大於程朱故其所著作經傳實能發明聖學切於學者今有一等溺於空虛者好簡捷而厭其煩務記誦者反惡其多務訓詁者不過借以為口說惟實窮理力行者能識其精切詳明也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高景逸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人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觴估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秤量過來若人不會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某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薛敬軒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



發揮先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熟讀
精思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
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
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
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羅整菴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
則喪乎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
切已終身儘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
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
矣為人之意何其惓惓若是哉

晦菴先生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
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以上總論四書六經而四書精蘊乃孔會思孟之
微言道統在此學脈亦在此所謂六經之階梯尤

不可不先讀者也但讀四書必須讀朱註蓋程子
表章四書朱子又集先儒之說而成學庸章句或
問論孟集註此朱子用四十年苦功發明孔會思
孟之微言以續千載之道統學脈者也朱子云集
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
箇字又云若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
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故薛胡羅高
四先生俱以集註為重則凡讀四書者必須虛心
細心熟讀而體之於身庶幾四書精蘊始
可得而明也 以下分論讀經書之法

明道先生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

孟

大學是四書六經底綱領朱子謂其規模雖大然
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
非切於學者之日用故初學入德之門無如此一
書學者若讀得此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

便見朱子亦自謂某一生只看
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晦菴先生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所以

異於禽獸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以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皆由知止定靜安慮而後止於至善也 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已

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脩身全此明德於身心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 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非明德外別有一理為至善也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 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胡敬齋曰為學規模節目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目無如先天圖 小學是做敬底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羅整菴曰大學八條目八箇字虛入箇字實須字字看得有下落不相混淆方是本旨而先後兩字

果見得親切自然挪動分毫不得若可隨意挪動
先者可後後者可先則非所以為聖人之訓矣或
謂物格知至則意便誠心便正身便脩更不用做
工夫此言尤錯即如此經文何須節節下而後兩
字乎姑無取證於經文反求諸身有以見其決不
然者 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脩身是
磨礮合縫工夫
高景逸曰學必從格物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
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至善處也 大學
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新民止至善主意在此
中庸一書自誠明之性也大學一書自明誠之
教也中庸下手慎獨即誠即明大學下手格物即
明即誠無
二物也

以上論讀大學之法愚按大學一書未有朱子
章句或問時此書難得明自既有章句或問學
者若細心玩味則大學亦易洞然但恐在口裡
說過不會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耳聖賢誨切

教人不是為人作時文要入實實用功為修齊
治平之事也如果實實用功則真西山之大學
衍義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充允為填補大
學之全書家修廷獻俱當盡心探究焉

伊川先生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
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
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
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
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甚生者言其絕好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

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

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

全無事者全無所得也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

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葉氏曰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

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

已雖博

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

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

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與整理過

吳敬菴曰剩餘也猶言多也虛心涵泳多讀而玩

味之則覺得聖賢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若出於已

口解說者恐於聖賢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

遺也况乎游詞巧說豈不大失聖賢之意哉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

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晦菴先生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宜仔細看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天理即性善也聖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凡知之之功皆明此心之善也教人約禮誠意正心固執凡行之之功皆踐此心之善也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故下學人事即所

以上達天理也 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碍又何以及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 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至知至矣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孟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蓋道即仁義禮智程子明道者明是道也伊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即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者未讀時不為已又不深思而體之於身如何會長進羅整菴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為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為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愈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為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儼然而伏也

高景逸曰看來日用受用無如反身而誠四句親切反身是無事時工夫強恕是有事時工夫一不誠便不樂一不恕便不行反身是立本強恕是致用終日如此自當進益

以上論讀語孟之法朱子只取程子八條而讀法已盡朱子又用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只要學者仔細看也薛胡羅高四先生真能仔細看者故其所論於程朱有亦足以發之意蓋天下道理盡於語孟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苟能深求玩味切已體察則胸中有箇丈尺權衡以此權度事理自然不差而自家氣質亦涵養得絕好一生受用不盡也故學者當以此為本熟讀之而喜而好以至於樂則聖人之意庶幾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即道也得見聖人之意即知道矣語孟中凡言道者皆謂人倫事物當然之理而本於天命之性即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乃二書中最緊要處人能依九先生讀書之法而句句向身心上體認則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矣

明道先生曰與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

欵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云興於詩者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云伯淳常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

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橫渠先生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又曰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着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

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晦菴先生曰詩之為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

無一理之不具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

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虚心平讀意

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

之此是讀詩要法

詩是恁地說話一章說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

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徃徃

見其意只如此平淡添上義理如一源清水多將物

事窒塞了他

薛敬軒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

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詩三百篇天道

人事無不備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治世之

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

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考矣

胡敬齋曰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美

惡政事之得失無不備見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

莫切於此故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

人長一格價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

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

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

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

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治世之詩言其君

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怨思之苦范氏

此說甚好
羅整菴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由盡燕
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
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其言誠有味哉有來雖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余嘗喜讀此句但覺其妙而不能言其
所以妙者

以上教人讀詩之法詩人性情寬厚和平故讀
詩者貴乎優游涵泳以意逆志不可以艱險急
迫之心求之明道先生善言詩亦只是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此即吟風弄月有吾
與點也之意也朱子教人熟讀涵泳自然和氣
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可強自立說妄於名
物上尋求義理故薛胡諸公皆守此訓讀詩而
有自得之妙且謂朱子詩傳一洗從前之陋尤
宜細玩又以三百篇中道理無不備學者欲擇
善而固執之莫切於此然則詩之爲教有興觀
羣怨之六益全在善學者諷詠而玩味之也

伊川先生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
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橫渠先生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
解義則無難也

晦菴先生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
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

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
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高宗舊學於其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
 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
 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
 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
 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
 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堯
 典克明峻德實萬世均天下之本堯命舜慎徽
 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皋陶言勅我五典湯肇脩
 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理人倫之
 道莫出乎是人君之德惟明為先書稱堯曰欽
 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
 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
 正別白處已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舜之兢兢
 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
 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
 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書載於秦誓殆聖
 人之微意歟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

書之易也

洪範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於此先儒謂知人安民自皋陶一篇之體要竊謂矣

迺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堯舜之朝曰僉

者衆共之難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

矣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

當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身之

法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

心無一毫私意孔門求仁是就本心親切處做

而天地萬物自相貫通堯舜三代之治自此而出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極王道根

本羅整菴曰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強通

得亦未必是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始

不可勝用矣書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易言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大旨初無異也但以字在義禮

爲之主與人與理一矣其工夫之疎密造詣之淺深固當有別堯典有知人之道四器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圯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與圯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卽此三者亦可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指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苟能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洪範之五行在大禹謨則謂之六府皆以其質言之人之所賴以生者也蓋五行之質惟人得以兼而用之其他有知之物或用其二或用其二更無能用火金者此人之所以靈於萬物也歟若夫創制之始裁成之妙聖人之功誠所謂萬世永賴者矣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治身矣明於

告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以上論讀書經之法蓋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讀之者難得胸臆如此之大然讀之得法則胸臆如此之大亦不難也嘗讀蔡九峯先生集傳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

三原錄卷月 卷之三 三

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果如九峯所云則此心與天地同體與天地同用豈不大乎必以此熟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方可得其指意之大畧也

橫渠先生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奏合此心如是一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芻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晦菴先生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

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只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

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以上論讀三禮之法蓋禮也者理也即性也以其粲然而有節文謂之禮先王定為人事之儀則以之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脩道之教使人無過不及者也故君子非禮勿履則無往而非道也自老莊虛無因之放曠西方寂滅淪於幻空學者便於其說以禮為偽而日用彝倫之儀則盡廢相沿成習而紀綱掃地風俗益壞矣程子於禮記中取大學中庸二篇而表章之以立萬世人道之極朱子取儀禮周禮禮記纂緝編次而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弊垂成而歿幸賴勉齋黃氏信齋楊氏善繼師志補完喪祭二編天敘天秩經曲畧脩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學者欲窮理以致其知當細心考究此書焉

明道先生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橫渠先生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此言讀中庸之法中庸乃子思所作一篇文字如二典三謨之類朱子分為三十三章枝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是使其言互相發明也非朱子句句深求玩味安能擺布得如此細密耶朱子曰橫渠此言真讀書之要法非但可施於中庸也

晦菴先生曰聖賢教人只從近處做去學者貪高慕

遠前面的反蹉過了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遠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

性也中散為萬事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為一理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胡敬齋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羅整菴曰中庸首言戒懼慎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却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慎獨方有着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高景逸曰孔門宗傳中庸二字而已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說謂之天在人身上說謂之性性即天也若天命之者然故曰天命率此之謂道脩此之謂教率者率循其

自然天之道也脩者求循其自然人之道也然則道也者性而已矣性即人之性也豈有須更離人者哉君子所以戒懼慎獨惟恐須臾離道也

以上論讀中庸之法蓋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至孟子歿而遂失其傳焉迨程子兄弟出始知表章此書謂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朱子蚤歲竊疑至於沉潛反覆有年而後一旦恍然有以得其要領於是會衆說而折衷之定爲章句或問以教天下後世之學者當年未有章句或問之時中庸甚難讀今既有朱子章句或問矣凡講學明道者當以讀中庸章句或問爲入門第一要功若不於此熟讀精思則程子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與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者俱茫然不得其着落而朱子所謂得其要領者亦不知其何所指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去古雖遠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

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

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

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

无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

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

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

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

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

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

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

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眾理會處便有許多

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故善學者求言必自

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

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

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

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

之妙不可忽於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此伊川先生自序作易傳之所以然也夫陰陽變

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

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何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朱

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

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

則見之類是也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意味無窮使人句句有用

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此理甚明而不善讀者

近思錄發明 卷之三

反昧昧也昔沈元明問於尹和靖曰易傳何處是切要和靖答之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朱子嘗舉此問李延平先生曰和靖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悞他朱子聞之悚然自後讀易傳更加詳細由此觀之伊川先生要人由辭以達意則讀易者不可忽於近須先逐卦逐爻熟讀精思然後再講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庶幾豁然貫通而無疑也

伊川先生答張闕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亦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

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

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得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晦菴先生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伏羲畫卦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

錄宙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

義理去

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卻大畧譬之此燭籠添一條骨子便障了一路明蓋著不得詳說也

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為易一至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為範

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

薛敬軒曰伏羲時畫卦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夏商之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祖伊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尤

詳於卜筮大卜掌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
周易以是觀之則周以上蓋已有占卜之法矣周
易則因文王演易繫彖象周公繫爻而得各周以前
占卜之法既皆不傳今所傳者惟思易至孔子則
作彖傳小象大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
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載之語蓋
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明伏羲卜筮
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
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
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即其意而觀
之可也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
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惟
三孔子 先天圖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交
易之易朱子所謂交易為體也自坤而復以至於
乾自乾而與以至於坤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寒往
暑來循環不已是變易之易朱子所謂變易為用
也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此 圖象隱於異學者

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 朱子之易主邵子
啟蒙可見 程子之易主孔子只一理 易大傳
說卦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伏羲則其陰
陰之數以盡奇偶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伏羲因其自然之理一
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又曰知來者逆自
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也又曰因而重之則於八
卦之上加倍爲六十四也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
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
來者逆乃伏羲規橫圖爲圓圖自震至乾爲數往
之順自姤至坤爲知來之逆也此皆孔子發明伏
羲作易之本原與卦象次序方位但先天圖隱而
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及
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
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 河圖之數一陰一陽一
奇一偶以兩其五行五行木火陽金水陰就五行
觀之一行又各具一陰一陽如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一爲陽而六爲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二爲陰

而七為陽之類又如木之甲乙火之丙丁之類皆一行各具一陰陽也 讀有卦畫之易當知無卦畫之易有卦畫之易今之易書猶可以言求無卦畫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求邵子所謂須信畫前原有易是也 六十四乃三十二所分三十二乃十六所分十六乃八所分八乃四所分四乃二所分二乃一 所分一則隱矣微矣非耳目心思之所及矣孔子所謂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復為動之始乾為動之極姤為靜之始坤為靜之極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姤之初爻自乾之初爻來陰陽互根此亦可見 剝盡為坤陽生為復夬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夬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於剝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只一復卦多小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先儒謂是孔子言性與天道處 在造化為善在人物為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之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天所賦為命元亨利貞也人所受為性仁義禮智也天下古今萬理不出性命 孔子微辭與意多在繫辭伊川微辭與意多在易傳 朱子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畧耳 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奇偶居之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為正二五為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 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則亂 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姤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 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

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各卦之義與
 卦之象辭本難曉然孔子彖傳說得已自分明善
 讀者沉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得矣 天下之
 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
 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
 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
 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
 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
 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
 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
 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
 也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
 多以象占推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
 變化高下清濁偏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
 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不該既不可專拘於事理
 亦不可專拘于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羅整菴曰易之為書有辭有變有象有占變與象

皆出於自然其理即所謂性命之理也聖人繫之
 辭也特因而順之而深致其意於吉凶悔吝之占
 凡以為人道計爾夫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既定而
 變復生二者相為循環無有窮已文言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夫消變於未形
 聖人之能事也自大賢以下必資於學繫辭曰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
 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
 以為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
 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
 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
 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
 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
 則君子亦未嘗不與眾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
 者其有在於是乎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
 具一理其為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
 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不一蓋無往而非一也故

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知道者熟能識之
 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象象之辭特奇
 然皆實理無一字無着落故曰易奇而法程子
 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
 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
 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
 與義自然通貫為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高景逸曰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又曰一部易
 只說一箇中字又曰不會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
 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
 若有人處便可聞道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
 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
 顯諸仁即是藏諸用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聖
 人渾身是易也學易全要知時識勢時勢不可
 為而強為之許魯齋以為掘苗代斲掘苗則傷稼
 代斲則傷手豈成已成物之道哉易象經錢啟
 新先生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歷今只味其言外

之味受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
 之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
 在木

以上論讀易之法夫易準於天地本於日月極
 變化之道以開物成務者也然其初只有伏羲
 卦畫而已自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
 而象占與義理至是大備故謂之周易秦漢以
 來諸儒各以私智小慧窺測四聖之書而易之
 本旨不傳矣迨宋伊川程子作易傳專主孔子
 之義理康節邵子推卦畫專主伏羲之象數紫
 陽朱子則合程邵之易融會貫通以達乎四聖
 之心各就本文消息而象占之蘊彖爻之義乃
 始如日月之中天焉蓋易之廣大悉備原不可
 以一端盡故象以立易之體占以盡易之用體
 立而衆理兼該用行而庶務隨應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自一身之動靜以至天下國家之休咎
 其理無不具而轉移氣數之道無不周苟能會
 卦爻本意則亦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

故爲窮理致知之學者既讀中庸以探天道之本原則於四聖之易不可不潛心熟讀而精思之也然欲考究四聖之易必從程子易傳朱子本義而入方得極深研幾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要旨也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

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未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

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宐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宐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

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如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

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橫渠先生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晦菴先生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彝狄
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云字字有義也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
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
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

往往不曾見國史

薛敬軒曰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辭簡而旨微
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春秋於災
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人合一之理 天命

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別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
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
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
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為當世而作也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古
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
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
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
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
為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
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
用天理以處人事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
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為萬世準則
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
天理之準的也
羅整菴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
義其詳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

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
 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求故其作傳皆
 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春秋殊未易讀
 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如
 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
 經而不惑於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傳則多用三
 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
 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
 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
 衆說沮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
 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為據乎竊謂歐公
 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
 以上論讀春秋之法蓋春秋為聖人之大用百
 王不易之大法故經世之學莫大於春秋然要
 識得春秋之所以作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
 以處人事而已當周之衰王道不行人皆不知
 天理為何物故孔子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因
 當世所行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

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
 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
 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為萬古不可易之經是
 魯之春秋也而孔子一筆削之變史為經變霸
 為王聖人之大用何其神妙不測如是乎蓋未
 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
 心皆化為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
 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化為天理矣真所謂
 義理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故程子以為窮
 理之要莫切於此而讀春秋者不可不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
 以造其微焉

伊川先生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
 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
 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或問看史晦菴先生答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

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為本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為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道始明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士無節氣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正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光武以讖諱論學何以為出治之本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四百年之漢文景培其本三百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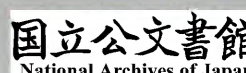
唐太宗養其根三百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
浚其源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
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即繼之以殘暴淫侈之主
也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但人以淺近之見窺測
天道便謂茫昧差爽而不可信如夏商之後皆統
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雖改姓易物而宗
廟之血食子孫之封爵皆與時王匹休而不泯非
其先世有大德大功於民能如是乎因是以觀自
魏晉以及五代之世皆素無功德於天下數傳而
子孫無容足之地廟祀遂以絕饗則天於善惡之
報豈不明甚矣乎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
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
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
史是經之應驗事為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
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然有是
羅整菴曰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

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
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

以上論看史之法然必先讀經書使理明義精
然後看史方能辨別其是非得失也孫北海曰
士人篤志於經餘力及史然亦惟知治亂得失
已耳若記事蹟訂異同抑未矣朱子所謂學者
舍六經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
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心術之害誠至訓也學
者不可不知

晦菴先生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
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須看孔孟周程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
子不能無過差



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胡敬齋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真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愚按小學書乃做人樣子今天下人人知讀小學矣而近思錄詳於義理之精微又為四書之階梯天下知讀近思錄者甚鮮吾鄉星溪汪先生又以朱子語錄格言續于近思錄之後其義理更詳學者尤當盡心也

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

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蹉過了

此朱子自言其解經正意亦見得朱子生虛心細心方體貼得聖賢語意出也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

也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此窮理之至胸中渾然天理方能裁度事理因時制宜也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此言窮理致知貴乎反躬實踐不在作文作詩也然有德者必有言則是真味發溢故與尋常好作詩文者不同也

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原不曾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

近思錄卷之三
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爲此也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

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

謂陳安卿曰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不接四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性而無道問學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學不足以應變應得只成杜撰不合義理則平日工夫依舊是錯今須遊學四方事事

去理會這道理方周遍浹洽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無不通變底聖賢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要去通那萬事如何可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胷去理會他人未做工夫的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愚按自古無不讀書之聖賢無不知人情通事變之聖賢無關門獨坐之聖賢蓋天下道理周遍而精密時變月新而無窮學者必須遊學四方與賢上大夫往來撒開心胸事事講究理會過方能道

理透徹此心洞然萬變畢照然此特為讀書有所得於已分上有所見而又僻居在遠方者言之耳若胸中毫無所見必先閉戶靜坐埋頭讀書將聖賢之言句句反之於身先從性情上窮究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從此力加操存涵養推廣擴充此是源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窮究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為窮理致知之學若不以窮理致知為主則雖費盡心力終日鑽研故紙無論記憶不得即記憶討論得熟亦只成一博雜玩物喪志之學於身心性命毫無益也

又按古之聖賢必要居敬存心讀書窮理者蓋盡性始於窮理致知必在格物此入道進德之正途也今觀宋五先生暨明四先生論讀書之法經書之要精實透徹開人多少聰明益人無限神智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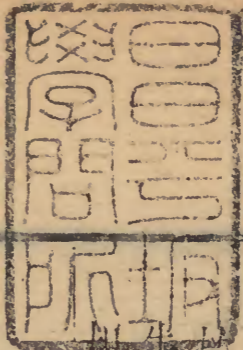
者從此勇猛發憤專心致志讀書不必搜求人間
 未見書來讀只讀眼前緊要書足矣刁蒙吉先生
 曰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
 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
 思錄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為終始而不可
 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
 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蔡虛齋云
 欲為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
 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
 之矣誠如斯言學者只要恪遵九先生讀書之法
 發憤敏求將此數編緊要書熟讀精思循序漸進
 而又虛心涵泳切已體察使此心常存道理融會
 貫通於胸中一遇事變順應而不窮則承千聖絕
 學以為一世經綸手亦分內事耳不難為也若不
 立定此志汎濫讀書無論腐爛時文富麗詞賦誦
 讀數千篇無益即盡讀十三經廿一史疲傲精神
 知而不行仍作一箇俗儒而已其光陰甚可惜也
 吾願天下善讀書者必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

要務焉

致

三卷論致知反覆尋繹妙不容言致知之要莫大
 乎讀書而讀書之先後次序毫不容紊朱子原纂
 已極苦心今又益以朱子增附薛胡羅高議論所
 以致知所以讀書朗若揭日月而行續編之明白
 精當詳密更備苦心讀是編有不鼓勇依遵十先
 生之法讀書者非夫也康熙乙酉年清和月還古
 汪三省書於六有堂

嘗聞近思錄為四書五經之階梯蓋義理精微經
 周張二程四子詳之幾已約而能該然學者讀朱
 子纂集之書而不讀朱子闡發之書則未得其會
 通於心終有所闕憾此予里汪星溪先生因而合
 編之當日先君子校閱之餘已歎其集羣言而啟
 後學之意至深且大矣惜其未有註疏而學者展
 卷探索猶或茫然莫測者今會宗施虹玉先生
 學術醇正著述滿家前梓小學發明已見重於
 當代鉅公而大益乎海內後學茲著近思錄發明



過疑難則詳釋詳明於首尾則發揮暢快又以薛
 胡羅高四子之詳增附於其間聚眾論而參獨見
 俾讀者一覽日擊而心解可謂毫髮無遺憾誠為
 宋明理學大成之全書也書成而以致知卷付校
 閱州反覆尋繹其中類分縷晰精詳確當因慨世
 之日經書為糟粕與徒鑽研故紙之流得觀是編
 而以活敬窮理反躬實踐為讀書之要其仍有失
 於博雜支離以及棄聞見而師心自用者鮮矣
 先生之維正道而惠來學也功豈淺小哉同會姪
 楊湄謹識

寬政庚申

以文取世以學取世...
 夫文者所以明道也...
 夫學者所以明道也...
 夫道者所以明道也...
 夫道者所以明道也...

